

第八十六章 永夜之廟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“神廟可沒有樹，那座廟在雪山裏麵掩著，傳說中一年隻有兩天會露出真正的麵目來，而且如果心不誠的人，根本不可能看到它。”

肖恩蒼老的聲音很平靜地說著。神廟對於他而言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，他因為知道了神廟與那個小姑娘的關係，所以被陳萍萍花了偌大代價捉回慶國，也因為知道神廟的所在，所以從神廟裏得到了最多好處的苦荷，要想殺他滅口，而那位北齊的小皇帝卻奢望著能夠從神廟那裏得到上天的幫助。

可是神廟是什麼？不過就是一座廟罷了。

肖恩忽然覺得自己那風光橫戾的前半生是假的，隻有後半生的鐵窗生涯才是真的。老人看著洞外愈來愈暗的天光，表情木然說道：“範大人，你相信這個世上真的有神嗎？”

範閑默然，想到自己的，想到那個箱子，點了點頭：“我比這個世上別的任何人都相信神的存在。”

“神是什麼？”

“我如果知道神是什麼，我就是神了。”

肖恩麵帶讚賞地看了他一眼，說道：“像你這麼年輕，就能看的如此清楚，確實不多見。”他頓了頓後說道：“不過當時陛下還年輕，所以看的不清楚。”

範閑知道故事終於要開始了，不禁有些緊張，有些期待。

“你知道三十幾年前的天下是什麼樣子嗎？”

“魏國獨大，隨時可能統一天下。”

“不錯，那個時候老夫就已經是大魏國緹騎首領，是陛下的心腹。”肖恩回憶往事，表情卻有些怪異，不像是沉緬在當日的榮光之中，也沒有什麼記恨之心，許是將死，隻是一片淡漠與平靜，“當日之天下。便是魏國之天下，一應俊彥皆在朝中，但真正挑起這個朝廷的。除了先帝爺外，便是兩對兄弟。”

範閑看著老人的神情似乎還能堅持，略有些安心，輕聲應道：“其中一對，自然是您與莊墨韓。”

“不錯，我那兄弟比我出息的多。”肖恩麵色漸柔，“而且他比我念情份，我被慶國關了二十年。他還記著我，我欠他的。”

“為什麼沒有人知道你們是一對兄弟。”

“道理很簡單，我的名聲太凶惡，不知道暗中誅殺了多少清流，他身為讀書人。自然是不喜歡我的，我也不想與他有什麼瓜葛。”肖恩很平淡地回答道。

範閑略微一頓，轉了話題：“還有一對兄弟是誰？”

“是戰清風與苦荷。”

“戰清風？北齊開國皇帝地父親，當年的一代名將？”範閑終於震驚了起來，原來苦荷與北齊皇室的关系竟是如此密切！難怪當年會一力維護如今地太後與皇帝。而皇室對於苦荷一脈又是如此尊崇。

“苦荷是戰清風的幼弟，自幼便立誌做苦修士，修行天人之道，力求有一日能證道入神廟。”肖恩麵帶譏諷說道：“世人多信神廟，但這千年以降又有誰真的見過？隻是那些苦修士在各地傳道，比乞丐活的還要可憐。”

“可是神廟真的存在。”範閑提醒他。

“不錯。”肖恩閉緊了雙眼。“當時先帝爺駕崩了，年輕的皇帝登基，這位皇帝雖然對我們這些臣子還算不錯。但是不知怎的，卻異常怕死。成天想著要練什麼長生不老之術。”

範閑說道：“其時北魏獨大，他身為皇帝又沒有什麼操心的，自然不免會想到這些事情。”

肖恩繼續說道：“所以那時苦荷趁機入宮，勸說陛下派出使團，出海尋找神廟地蹤跡，說如果神廟的仙人傳授陛下仙法，自然可以長生不老。陛下一聽此言，哪有不允之理...”他苦笑說道：“我身為陛下心腹緹騎首領，這件事情自然責無旁貸地落到自己頭上。”

“苦荷是提議者，他對於神廟又極其狂熱，自然不會置身事外。”肖恩淡淡說道：“集大魏舉國之力，不知道尋找了多久，終於找到了一絲線索，所以我和苦荷便帶領著一個千人隊往北方去。”

雖然臨死老人說的淡然，但範閑清楚，當時的過程一定相當複雜，神廟為世人所膜拜，但虛無縹緲，還無蹤跡，能夠找到確實的線索，這本身就是一件很驚人地事情。

蒼老而淡漠的聲音在山洞裏不停地回響著，洞外的天光山色漸趨黯淡，範閑沉默地聆聽，適時地發問，大腦急速地運轉，通過肖恩的回憶，將當年前往神廟祭拜隊伍前進的路線，在自己地心裏重新勾畫出一幅大概的地圖。

...

時光仿佛回到了三十多年前，洞外的黃山淡息也變作了風雪連天。在老人的回憶中，範閑似乎看見了一個由上千人組成的探險隊伍，在漫天風雪之中，在蠻荒無比的北地裏艱難地前行，那些人穿著皮靴，裹著厚厚地皮衣，隻露了兩個眼睛在外麵，但依然止不住冰寒透骨的冷風往他們的身體裏灌著。

隊伍地前方是這個隊伍的兩位頭目，當時正值壯年地肖恩，和那個年輕無比，一臉虔誠的苦修士苦荷。

隊伍越走越北，越走越難，越走人越少，有的人凍死了，有的人摔到冰穀裏失蹤，有的人被天上的猛禽抓裂天靈蓋死了，總之是隨著探險的進程，隊伍變得越來越短，氣氛也變得越來越怪異。

天地間一片雪白，由於在這枯燥酷寒的環境裏呆的太久，漸漸隊伍中有些人的眼睛瞎了，被肖恩無情地遺棄在荒原之中，遠方有些耐寒的食腐狼在等待著那些瞎子的死亡。

一切都安靜地發生著，哪怕是死亡這麼慘烈的事情。

隊伍又走了很久，終於來到了一處極北處的大山，山間隻有一條狹窄的小道通向裏麵，而雪積的極厚，早已遮住了山體本身的顏色，看上去隻是冰山連綿不絕。

等殘留到一百來人的隊伍走入大山之後，才發現大雪山的後麵依然是冰雪掩蓋著的一片天地，甚至連動物都變得極少。隊伍極其頑強地紮帳駐營，想要在這裏找到神廟的蹤跡，但很多天過去了，也沒有任何發現。

入冬，大雪，封山，日沒，食盡。

最強的人活到了最後，一片永無止境的長夜之中，肖恩與苦荷背對背坐在帳篷裏，身周是壘放好了的屍體，火種未曾熄滅，隊伍裏的殘帳與那些死人的衣服給了這兩位強者最後的一絲溫暖，一絲希望

—

“那是天怒。”

山洞裏，肖恩有些困難地睜開眼簾，瞳子裏的腥紅色愈發地濃，但眸子裏卻現出無盡的恐懼：“神廟知道凡人試圖找到他們，所以上天震怒，降臨了無邊無際的黑暗。”

範閑看了這位老人一眼，半晌後輕聲說道：“那叫極夜。”他心裏再次確認了神廟的地點。

肖恩自然不明白極夜是什麼東西，隻是那段記憶顯然讓他記憶無比深刻，隻見他麵帶惘然說道：“苦荷當時一邊極其香甜極其吝嗇地吃著人肉，一邊極其虔誠地向上天禱告，我的心裏不免有些鄙夷他。不料...也許最後他真的感動了神廟裏的仙人，所以天...忽然亮了。”

範閑忍不住看著肖恩，心裏想著當年這兩個人是怎麼能在長達數月的極夜裏生存下來？就算有人肉吃，有帳篷燒，但那種孤獨與二人間的掙紮，恐怕會讓人發瘋。

肖恩忽然笑了起來，說道：“天一下就亮了，那個時候我和苦荷也都到了生命的盡頭，但是陡然間發現了希望，不

知道從哪裏來的力量，支撐著我們繼續活了下去。”

“然後你們找到了神廟。”範閑拾起那把匕首，放到自己的身邊，輕聲問道：“神廟是什麼樣的？”

...

很多年前的大雪山外，兩個瘦到隻剩骨頭的人，很困難地從帳篷裏走了出來，他們深陷的眼圈和臘黃的麵色，呼吸時露出的爛腫牙齦，都在透露著一個信息這兩個人快死了。

白天的光線終於不再那麼吝嗇的隻出來一會兒，有些動物又重新從深穴之中醒來，兩位強者雖已是強弩之末，卻依然比那些猛獸凶猛許多，所以他們獲得了很多補充，重新站立了起來。

那一天，他們眯著雙眼，看著麵前的大雪山發呆，卻根本不知道自己苦苦尋找的神廟究竟在哪裏。

這裏有的，隻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乾淨。

忽而一道天光從碧藍的天空上打了下來，大雪山那處的光線發生了一種極古怪的曲折，很突兀的，一座美麗的廟宇平空出現在了山中。

這座宏大的廟宇依山而建，黑色石牆與淺灰的長簷相依，莊嚴莫名。

苦荷癡癡地望著山間，忽然激動地撲倒在地，向著廟宇出現的方向放聲大哭，無比淒楚。肖恩傻在了原地，半晌之後，才醒了過來，一屁股坐到了雪地之中，半天都沒有力氣站起身來。

這就是神廟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